

# 書 評

## Reviews

### 在波詭雲譎的歷史中叩問人性 ——評王鼎鈞的《文學江湖》

《文學江湖》

王鼎鈞著

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3，509頁

黃 雅 莉\*

近幾年來臺灣文壇興起了一股驀然回首的回憶錄書寫之風，都是基於對六十年來大時代歷史記憶的留存，其中最為獨特的當屬大陸遷臺的第一代外省作家王鼎鈞，他以「洋洋乎大觀，郁郁乎文哉」四冊回憶錄的宏篇鉅製展現了生命漂泊的體驗對於個體內在精神的影響，也展現了對歷史的反思與領悟。<sup>1</sup>王鼎鈞寫作回憶錄的動機並不為了趕搭時潮，而是早就對自己創作歷程「最後一本書」的規劃，他以為回憶錄是「一本

---

\*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yali@mail.nhcue.edu.tw)

<sup>1</sup> 王鼎鈞第一部回憶錄《昨天的雲·少年時代》於1993年5月作者自印，後於2005年由爾雅出版社重印。第二部《怒目少年：流亡學生時代》，2005年2月初版。第三部《關山奪路：國共內戰》，2005年5月出版。第四冊《文學江湖：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2009年3月出版。這四部回憶錄共寫了十七年。

向後看的書」<sup>2</sup>，「要為平生所見的情義立傳，對情義的回報」<sup>3</sup>。在每個時代，一般多是在文人生命歷程中有著最為豐厚的文化積澱；把握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僅僅依據官方歷史文獻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最能荷載時代社會精神的，更多是在文學作品之中。文人的心境不只是個人化的，也是社會性的，每個人有自己的特殊心情，一個時代也有屬於這一時代的普遍心境。通過對個體心境的觀照與尋思，也是洞照時代精神的中介，《文學江湖》是王鼎鈞回憶錄的最後一冊，繼前三冊《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已寫盡了他一生所經歷的抗戰、內戰的人生道路後，最後一冊對於生活在臺灣三十年（1949-1978）威權統治的經歷聞見，取精用宏，只選擇了他自己生命的最愛：文學生活、他的創作軌跡、他如何在波詭雲譎的戒嚴時期仍堅持成為一名作家的歷程。這一冊不但收束了前三冊回憶錄，而且也是王鼎鈞離散轉蓬的人生經歷中最後的精神回歸與心靈安頓的說明。

全書按照個人在臺灣的生活歷程，共分為三部分：第一、「十年燈」：對沉重五〇年代江湖夜雨的懷思，其中提及個人在撤退來臺時煮字療飢之心靈慰藉、白色恐怖下的噤聲失語與特務騷擾的震懾難安、編務與廣播的磨鍊與洞見、文協小說組良師的涵養、反共文學觀潮的思索。第二部分：「十年亂花」，乃對六〇年代的異流紛呈的回顧，其中提及了自己從自由與集權的意識論戰中全身而退、遊刃於「方塊文章」長話短說的限制之中、受「現代主義」洗禮、吸收詩與小說技法而終立足於散文、外省族群在臺灣身世之感的積蓄、在特務的監控下感受命中注定的原罪。第三部分：「十年一線天」，說明在七〇年代意識論戰中見證臺灣文

---

<sup>2</sup> 王鼎鈞，《昨天的雲·小序》（臺北：爾雅出版社，2010年2月，三印）說：「競逐名利是向前看，戀念情義是向後看。人，從情義中過來，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義，有些人掉頭不顧」，頁2。

<sup>3</sup> 王鼎鈞，《昨天的雲·小序》，頁2。

學史，其中提及自己借調參與電視節目編審的經驗轉化、觀鄉土論戰、在「轉益多師」的多方涵納中突破前賢、東渡赴美以追求創作的自由。

王鼎鈞的一生見證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和臺灣史，他的人生經驗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可以編寫為曲折動人的小說與故事，但他卻選擇了這種「絢爛歸於平淡」的回憶形式，一個人從年少到年老的生命體驗，歷經了大陸、臺灣、美國三地的流離飄搖的人生，想要「向『隔世』尋找『前生』的舊識」<sup>4</sup>，可以想見他寫作回憶錄自有其難度——搜集材料有困難、開始時如何下筆有困難、對於描寫對象事跡的取捨有困難、最後書完成了出版有困難，若非一份為生平所見情義立傳的毅力在心中堅持，又如何能完成此高難度的工作？

我寫回憶錄不是寫我自己，我是借著自己寫出當年的能見度，我的寫法是以自己為圓心，延伸半徑，畫一圓周，人在江湖，時移勢易，一個「圓」畫完，接著再畫一個，全部回憶錄是用許多「圓」串成的。<sup>5</sup>

王鼎鈞以自我為圓心，筆端隨著記憶潛流轉折往復，便能串成許多圓，因為自己是當年歷史的見證人，存史的目的證明了回憶與時事的密切聯繫，而回憶錄中有作家自我經歷的介入，又使得作品在「言史」之中更多了一層現場見證的真實感，王鼎鈞企圖展現的不只是回憶，還有淹沒在歷史顯流之下被人們所遺忘或忽略的碎片：「歷史如雲，我只是抬頭看過；歷史如雷，我只是掩耳聽過。」<sup>6</sup>即使只是偶然抬頭看過、掩耳聽過，但畢竟是親身耳聞目睹，他仍追蹤自己的記憶，穿越時間和空間的重重障礙，把那本已依稀難辨的過去呈現為令人們可以感知的具體圖

<sup>4</sup> 王鼎鈞，〈與生命對話〉，《怒目少年》序（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年2月），頁4。

<sup>5</sup> 王鼎鈞，《文學江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9年3月），頁4。

<sup>6</sup> 王鼎鈞，《昨天的雲·小序》，頁3。

景，並努力把足跡踏得再深些。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回憶錄，王鼎鈞悠悠寫來，讀者看到的豈止是他個人遭際而已，更是藏身在其身後的一個淒然遠去的時代，甚至是過去與現在兩重時空因果糾纏關鍵的解碼。小人物寫傳記可以見到大人物見不到的視野，當作家以個人視角回顧一生的經歷，創造出的不僅是「回憶文學」，更重要的是再現了兩岸六十餘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結構的轉變，當然也展現了他個人生命的變化。因此對他回憶錄的探討已不僅是對一般文學作品的分析與探討，更見證了近代臺灣社會的變遷與一個文人生命歷程的轉變，除了文學價值外，更富有時代的意義。

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個複雜的世界，尤其《文學江湖》在四冊回憶錄中是「大軸」，所跨渡的年代最長，記錄作家的所聞、所見、所受、所施的內容也最廣，且對五十年代的臺灣的文學史有許多正史所沒有的補充，我們可由此而見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家「如何」形成，可知創作對於一位作家生命中的重大意義。王鼎鈞透過《文學江湖》為我們留下了記錄他情感、意志與企望的篇章，讓我們看到五十年代以來臺灣第一代外省作家的生存面貌與精神狀態。他在回憶錄中已不動聲色地由三十年來的個人經歷而論述一位作家養成的生命機制，依筆者歸納，其重點有三：一、人生的苦難與不幸的玉成；二、汲取前代與當代作品的審美影響；三、許身創作而不斷前行的執著。文學是一種因緣，或者說，文學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緣分，不但作品的形成有其因緣，作者與讀者透過文字的遇合也是一種緣分，上下千年，睽隔萬里，借助文學可以實現心靈冥合、情志契合，藉著創作也可以超脫江湖風險。王鼎鈞將本書的創作背景構建在一個獨特的世界——多風險的江湖世界：

「江湖」是當日的情景，依我個人感受，文學在江湖之中。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貴，沒有名山象牙塔，處處身不由己，而且危機四伏。<sup>7</sup>

江湖是權力鬥爭與人性的競技場，江湖中人的欲望與追求，各門派的拼殺爭奪，人與人之間的愛恨情仇，江湖好漢、江湖義氣、江湖習氣、江湖夜雨十年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都是江湖風景。江湖既是一個地理概念、民間社會概念，也是一種行為概念，隨著時代的前進，文學也進入了群雄割據、流派紛呈的江湖時代。王鼎鈞在臺三十年來經歷的人性鍛煉與長河細流都濃縮在《文學江湖》這部書裡，不論是文學論戰、意識型態，或者是文學思潮、創作風氣，或者同氣相求、分席傳燈，或是著書立說、結社切磋……其實都是一種競技與論爭，作家栖遊其中，人各有體，體各有變，形成了一片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繁華景象，所以文學也是一種江湖。我們若對創作規律作一探討，便能發現一個事實：作家人生經歷的坎坷和命運的不幸恰好有利於創作。人的一生中會經歷怎樣的人生道路，在很大的程度是並不能自己選擇與決定，但用什麼樣的姿態去面對，則是自己可以選擇的。還有一個事實，即並不是凡遭遇人生不幸的人都可以成就文學。如果文學也是一個小江湖，江湖中人又該如何立身？如何通過江湖風險，當然要以自己的武功與修行克服一切難關。武功可分為內功與招式兩個方面，內功是基礎，招式是內功的外在表現，如果沒有內功的支撐，外在招式只是花架子，毫無威力。但如果只有內功，沒有招式，內功也無法發揮和展示。學招時要活學，使招時要活使，不能拘泥不化，要掌握精髓，捨棄形式，這樣不論從事任何題材或體製的創作，都可以隨心變通。再其次，招術也只在於有用武之地，再好的招數如無用武之地也就無從

---

<sup>7</sup> 王鼎鈞《文學江湖·序》，頁1。

施展了。所以一位執著於創作的作家，追求的必然是內功的精進，必然會在內心企求一個挑戰自己極限的用武之地，來實現自我的人生價值，因為創作對他而言是生命攸關的大事。

文學是人學，是刻劃人性之學，只有真正識得人性，才能穿越苦難。此所以王鼎鈞將《文學江湖》的副標定名為「在台灣 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經典名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而王鼎鈞在本書中所要闡述的卻是「人在江湖，身要由己」，雖然置身江湖，遭遇外來的苦難這是身不由己，但用什麼心境去立身行事卻並非「別無選擇」，在水深湖闊的境險中仍然可以不隨波逐流、不與俗浮沉，仍可以堅持自己的做人理念和原則。王鼎鈞輾轉多躋的人生遭遇是外在現象，而內核則是在於他用什麼樣的心情、態度去面對這些外在風險。如果遇到挫折，長吁短歎，或乾脆逍遙無為、放棄初衷，都是不可能在創作中有所作為的。王鼎鈞在面對生命的艱難，卻始終不改其志，葵藿向陽，矢死靡他，士志於道，越是被排擠、迫害，反而愈砥礪高尚的風標；作家許身創作，愈是遭遇苦難，就愈能激發出創作的潛能。這一切由外而內的激盪，使文學創作成為抒寫作家在苦難中如何超越與昇華人生經驗之必然。

文學與歷史都有自己的規律與自己的尺碼，這是不以人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文學世界與世俗世界，分別在於江湖的兩岸，欲登彼岸，則要涉江渡湖，要靠身心的投入和人格力度。不能捨離此岸，而嚮往彼岸；不能不用心今生，而等待來生。也不是所有的文學游士都能超越江湖凶險而晉升登堂，「只緣胸次有江湖」者才能以淡泊寧靜的處世態度、苦苦不斷的藝術追求，贏得世人的敬重。

《文學江湖》雖然寫的是王鼎鈞如何成為一位文學家的個人經歷，但因命運的特殊性，這種個人的經歷，恰是由時代、社會、地域的特殊

環境造就的，透過作家的個人遭際和精神歷程，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社會某些鮮明的弊端，即使是年輕的一代的讀者，對那一段遠去的歷史及時代氛圍，不是只有一種理性的概念，還有一種雖然是間接但卻是具體的感受。王鼎鈞透過記憶的回溯，從時間的回顧轉入到空間的描繪，用心捕捉被臺灣文學史所忽略的小事，被主流正史所忽視的小人物，讓歷史人物的面貌更加立體與清晰，而那些與他有關的人物與事件，自然成為突顯歷史、社會內涵的重要載體，而回憶錄中所寫下的一些人物，對於臺灣文學史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些內容無疑是可以補充歷史、豐富歷史的。當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一段段恍若昨日的往事在發展變化的回憶鏡面中浮現時，讀者既看到了從五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一段非同尋常的臺灣歷史進程，更了解作家是如何一步步艱難地走出複雜的江湖風險、走向生命覺醒，又如何懷抱著對文學的熱愛，為爭取創作的自由，出走遠渡異域的人生長途。這樣，回憶錄就不再僅僅是他個人在臺三十年的生活實錄，而是映現時代的一面鏡子。這部書也啟示著執政者當年不論政策對與錯，都要誠實面對人民，讓歷史講話，讓真相現身，讓事實還原。《文學江湖》在思想內容上已超越了自傳體的性質，而有了更大的包容量，具有時代和社會的深刻性。

一位作家的形成，脫離不了特定的時代背景；一位作家的形成，卻又具有個別性與偶然性。王鼎鈞一生流離曲折，但卻始終保持執著的藝術精神，創作主體的藝術潛能決定了他必然要走上「為文學而文學」的道路，以獨特的審美體驗創造出戛戛獨造的藝術世界，從而完成由「苦難人生」向「審美人生」的詩性轉化，從「生命的缺失」走向了「藝術的完備」，所以不只是「為人生而藝術」，更是「為藝術而藝術」。王鼎鈞生命意識中的硬漢精神，支撐他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青春雖在流離轉折的煎熬中漸漸遠去，智慧卻在磨難中深化，才華終在苦難中昇華，他

的不幸造就了他的大幸。他是一個強者，一個把苦難視為痛苦洗禮的強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江湖》所展現的悲劇精神雖悲憫但決不悲觀，寫苦難但試圖超越苦難，它不僅展示了特定歷史階段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經歷，同時也以深邃的洞察力掀開民族文化心理的一角。

《文學江湖》將臺灣當代文學發展與複雜的兩岸關係、身份認同等歷史背景連結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清楚而動人的臺灣文學脈絡，富有鮮明的時代內容和地域特色，可說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全書沒有取巧，沒有閃躲，沒有討好，他凝視我們身處的時代，共同思考歷史交給我們的課題，也許歷史的進程往往在當下看不出端倪，或者對前景猶有迷惘，然而，走過一定的時空，夠長夠久之後，再回首之後才恍然，原來歷史的契機就在當時。全書展現的三十年來的臺灣人物圖繪、時代的邊境、文學的邊境、人生的邊境、社會的蕭索，他仍執著自己的文學夢想，背離社會潮流，只聽取自己心中的聲音，間接地讓作家堅韌的生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這種苦難的真實描述，給人奮發向上的力量和人生真諦的啟示。即使是最不需講求技巧的回憶錄文體，也是語深情摯，甚為可觀，從而使得《文學江湖》不僅成為王鼎鈞晚年創作歷程中的一部鉅作、而且也成為當前的文學創作中不可多得的存史之作。立足臺灣，相信臺灣有自己的文學史，《文學江湖》便在臺灣人的心底豎立起一種典範期許。